

# 藏族：呵护高原之家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藏民族秉持着独特而深刻的自然观：天生万物，万物有灵，这万物不仅包括动物、植物等有机物，也包括山水大地及天空。他们认为，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对大自然应该尊重顺应、善待呵护。今天，这些自然观依然深深地影响着藏族人民的生

### 善待“不速之客”

西藏那曲县由恰乡藏族牧民布诺至今仍对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心有余悸。那天下午，他刚进院子就发现家门大开，屋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家里没人，会是谁呀？警觉的他远远地透过窗户的玻璃望去，天哪，原来是一只硕大的棕熊趁主人不在家霸占了房屋，吃了奶酪肉食，还从冰箱里拿出易拉罐汽水喝。布诺怎么也赶不走棕熊，最后还是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帮忙赶跑。

在藏北牧区，高大威武、野性十足的野牦牛简直能把人“活活气死”，这些家伙经常偷跑到家养牦牛群中吃吃喝喝，最后带走比较好看的家养母牦牛。安多县扎曲乡一牧民讲到，去年，他家一头价值万元以上的母牦牛被拐走，因不敢对野牦牛动武，只好礼送那头大家伙大摇大摆地走出家门……

几年前，一只未成年的贪吃雪豹闯进阿里农牧民的羊圈偷羊吃，结果吃得太撑，体重超出了自己的弹跳能力而出了圈，最后，藏族群众把它抬出羊圈送走。前不久，札达县曲松乡曲木底村牧民发现两只雪豹幼崽，遂将其抱回帐篷悉心喂养。现在雪豹幼崽已被地区林业局接回，并由专门的工作人员饲养。

近年来，类似上述的“动物肇事”事件越来越多，但与野生动物伤人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的居民不仅不伤害这些动物，反而报之以宽厚与善待。对此，西藏自治区林业厅负责人说，这既同国家长期大量地进行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有关，也与国家对藏民及时实施赔偿有关。当然，藏民族的传统自然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 告别“木头财政”

林芝市鲁朗镇70岁的洛桑老人对记者回忆说，30年前这里建了个林场，但不到一年，原本人都很难进去的原始森林就被“剃成了秃头”。而现在的鲁朗镇不仅告别了“以木换粮”等“木头财政”的历史，而且当地农牧民“靠林吃林”的观念也悄然发生着改变，走上了生态旅游发展经济的道路。

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扎囊县，往年冬季枯水期一

到，裸露的河床便成为风沙肆虐的源头。跑运输的扎囊县扎其乡罗堆村村民边久深受其害：原本靠家里的几亩地种植青稞，但眼看家园变成沙园了。1990年，这位藏族农民毅然拿出以前跑运输的积蓄，在雅江边上办起了苗圃。如今，在边久的细心照料下，红一块、绿一块的各种树苗整齐地分布在田间。

### 保护“圣山圣湖”

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五，西藏各地村庄都举行祭山仪式，这一活动为宣传环保及有关知识提供了难得的时机。记者发现，在活动期间，寺院的僧人会宣传慈爱万物的思想，劝导大家不要随意挖土采石、破坏河流湖泊，等等。在林芝、那曲等地，记者了解到，当地人在挖虫草、松茸等名贵药材食材的时候，很快又用土填上，为的是来年再长。信教群众则说，不把洞补上，容易招来山神等神灵的诅咒。

西藏社科院研究员王春焕讲到，历史上，西藏很多宗教人士在撰写各地的《山湖志》时，几乎都要告诉人们保护圣山圣湖的功德。如今，藏区很多山水被人们视为圣山圣湖，很多动物都被国家列为保护对象。她说，历史与

现实、宗教与科学、人与自然在西藏就这样有机地结合

## 中华民族的生态智慧——与大自然共生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地方仍然传承着祖先的生态智慧: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呵护自然,依然过着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自然在我们心中是什么,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在很少数民族眼中,山水动植物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神山、圣水,动物是朋友,树木有灵性,阳光雨露是心中最美的歌。在这种情感下,自然成了神圣而令人敬爱的图腾。比如蒙古族,他们体恤动物的感情,当母畜不给幼畜喂奶时,就唱“咕咕歌”启发母子相认;藏民族传统文化一向教导人们敬畏和爱护大自然,这种信

之心。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主宰,沙漠化,水土流失,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严重缺乏,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发等等,都一再敲打着那些在自然面前要自尊大的灵魂。

生存的确是硬道理,但“生存”不是人类的专利。古人云“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皆有生存需求,人类文明就是能认知、互动、相融彼此的需求,让大自然在和谐共振中获得永续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巴沙小汉字

## 苗族：一生拥有三棵树

郝迎灿 潘光晨



高高的大树是巴沙女孩子荡秋千的好地方

张琪摄

巴沙二字系苗语音译，原意为“林草丰茂之地”。诚然，在贵州巴沙苗寨，任意推开一户人家的窗子，窗外皆是草木茵茵、漫山叠翠。参天古木遮起鸟道蚕丛，青藤缠绕更衬箬黑林密。最妙是吊脚楼或连片或独栋，点缀其间，隐约有炊烟袅袅升腾，与山间白雾浑然一体。

千百年来，巴沙人恪守祖先远古的遗训，过着男猎女织、刀耕火种的生活，使得巴沙苗人具有一种原始、野性的美，至今还保持着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古朴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极少受现代文明浸染的苗族分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和生态环境。

巴沙村是贵州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地区，是一个奇特的、充满久远传统的村寨。巴沙部落仅2000余人，分住在月亮山麓茫茫林海中的5个寨子里。巴沙的男子长年身佩腰刀，肩扛火药枪，仿佛古代武士；女性则穿着自己制作的亮布衣裙，佩戴银饰。

在巴沙最奇特、最容易看到的景观，是男子都留有发髻，并穿着自织土布缝制的古朴简约服装，被称为“秦代发式汉时装”。发髻盘于头顶，四周头发则被剃光。巴沙男子头顶的头发终生不剃除，其主要形成原因是巴沙人古老而朴素的对树的崇拜。

巴沙人的生活离不开树，树给了他们的房子、火，为他们挡风遮雨，为他们守护庄稼，森林为他们提供猎物，有树的地方山谷就有

水，因此，他们世世代代爱护树木、崇拜树木。而他们在生活中也发现，树被剪枝后会生长得更好，但如果将四周的头顶的枝桠全部砍去，树就会死亡。人如果不慎折断了腿脚、手臂，也能继续生存。但如果摔脑袋则必死无疑：头顶的头发相当于树顶的树叶，树顶的叶子如果全部落光，也就表示树要死亡了。因此，头顶的发髻必须终生保留，不得损伤。

巴沙人质朴的“人亦树树亦人”生态观最直观地体现在丧葬习俗与栽种生命树的习俗上。26岁的滚水格说，巴沙人的一生有三棵树，“每个巴沙人在出生时都会种一棵生命树，待到离开人世时，便以此树为棺，安然长眠；遇到灾病，寨老会指定一棵消灭树让他去祭拜，祈求平安健康；去世后，亲人们则会在平整的坟上种一株常青树，代表他没有离去。”

至今巴沙砍柴、拉柴不允许用板车和牛拉车，运输全靠肩挑背扛，其目的就是防止这些运输工具用来偷盗伐木。“村规民约规定，如谁私自砍伐大树或幼苗，发现后先叫他植上两倍数量的幼苗，再进行处罚。”滚水格说。

树不仅是祭祀的对象，也是欢乐的源头。把用草编的绳子系在高高的树杈上，就成了简易的秋千。在巴沙，青年男女从小就会荡秋千，荡秋千也是寻找意中人的方式。当姑娘们把秋千荡得老高，同时向下面的小伙子们频送秋波，如果哪个男生被打动，就会跳上秋千一起荡，荡得越高说明两人越情投意合。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地方仍然传承着祖先的生态智慧: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呵护自然,依然过着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自然在我们心中是什么,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在很少数民族眼中,山水动植物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神山、圣水,动物是朋友,树木有灵性,阳光雨露是心中最美的歌。在这种情感下,自然成了神圣而令人敬爱的图腾。比如蒙古族,他们体恤动物的感情,当母畜不给幼畜喂奶时,就唱“咕咕歌”启发母子相认;藏民族传统文化一向教导人们敬畏和爱护大自然,这种信

之心。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主宰,沙漠化,水土流失,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严重缺乏,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发等等,都一再敲打着那些在自然面前要自尊大的灵魂。

生存的确是硬道理,但“生存”不是人类的专利。古人云“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皆有生存需求,人类文明就是能认知、互动、相融彼此的需求,让大自然在和谐共振中获得永续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编织在民族复兴的蓝图里。“十三五”期间,一系列修复重建绿色生态的行动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比如,进一步推进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长白山、南岭山地、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内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塔里木河流域、滇桂黔喀斯特地区等关系国家生态安全核心地区的生态修复治理,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等。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正在为世界探索、贡献一个古老而崭新的“人与自然共生”大智慧。

(罗兰)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 巴义尔摄

热爱草原的蒙古民族，一向注重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许多动听的长调以及民歌，都特别强调和赞美植被、湖水、动物等大自然的良性循环。蒙古人以感恩心唱出了人与草原和谐共生的美好感情。

蒙古人的环保理念代代相传，形成文化文明并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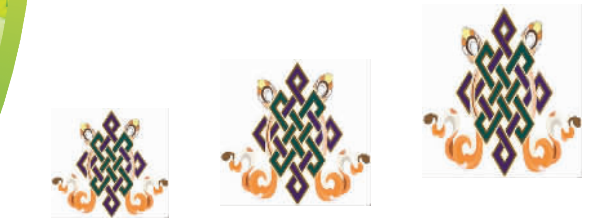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阿尔山，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文化的精髓所在。阿尔山是内蒙古兴安盟的一个县级市，这里全年晴空万里，山水养眼，更有泉涌处处，树木葱郁，现在阿尔山的旅游越来越火，这个大兴安岭深处的袖珍小市开始名满天下。

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葛健博士说：“阿尔山就是一个完全绿色无污染的地方，专业机构到这里做过检测，这里的PM2.5全年没有超过5的时候。”

事实上，在内蒙古，像阿尔山这样的纯净空间并不少见。无论在什么湖畔或河流，清澈的湖水让人心旷神怡，瑰丽的石子异彩纷呈，游客不免要捡几块带



美丽的藏族姑娘在放牧。 据百度



## 蒙古族：吟唱一首绿色长调

巴义尔

回去。随行的内蒙古人就会提醒：不要带走任何东西，可以看，可以听，自然的东西就让它自然地存在着吧……

游牧的蒙古人都知道，不在河里洗衣服，不扔杂物，因为会污染并影响到下游，而下游很可能是自己的下一个轮牧地。孩子们如果在地上挖坑玩，最后要把它填平再走——它很可能让马匹或人们绊倒。

蒙古包的材料都是自然物：木头、鬃毛绳、毡子等。迁走时，搭建蒙古包的地方会被收拾干净，不留任何杂物，很快就会花草茂密，绿色如初。居住的夏牧场边的湖水中野鸭徜徉，鱼儿畅游，牧人不会打它们，它们也不惧怕，近距离地与人相处，形成和谐美好的画面。

保护生态成为自觉行为。鄂尔多斯人在泉源旁举行仪式祭泉，感谢它滋养万物；草原上随处可见泉源被木栏围起来保护；湖水旁有敖包，在敖包上举行仪式，表示感恩和祈福；狩猎只在秋冬季，因为春季是繁殖时节，夏季是生长期。向大自然适度索取，不占有超过生存需要以外的财富，已经拥有的也要物尽其用：蒙古五畜(牛、马、骆驼、山羊、绵羊)的皮毛、肉乳皆有用途，就是牛粪、羊粪等在蒙古语里也有专用名词，绝无“粪便”之意，它们成为绝佳的燃料，草原上没有“浪费”这个词。

由于环保和崇敬成为自觉行为，由此形成了“契约社会”——大家约定俗成，心照不宣，彼此了解，相互约束。在文字尚未采用的漫长时期里，“口传契约型社会”主导着蒙古游牧世界，大量的敬畏理念通过歌唱、故事、演说乃至无声的行动来传播。有专家研究认为，契约型社会是现代法制建设的基础，只有在大家公认公开的前提下，法制才可能发挥作用。



草原上的长鬃烈马 巴义尔摄